

名家讲堂

我的文学原乡“月亮湾”



唐慧琴,女,汉族,1969年出生于河北省新乐市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河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,现任石家庄市作家协会主席、第八届河北省作家协会兼职副主席,河北省作协《长城》编辑部高级编辑。1989年开始文学创作,鲁迅文学院第十九届高研班学员,作品发表于《收获》《十月》《长城》等期刊。著有长、中篇以及小说集《日头日头照着我》《拴马草》《牵牛花》《月亮湾》等作品。

□唐慧琴

我最近几年的小说创作,一直围绕一个叫“月亮湾”的小村展开叙事,这个“月亮湾”不是现实中的村庄,而是我在创作中的虚拟。

为什么虚拟这样一个村庄呢?与我的家乡有关。

有水的地方就有灵性

老家村南有一条河,流经我们村庄的时候,拐了一个弧形的弯,远远望去,宛若一弯新月。

小时候,奶奶经常指着那条河对我说,有水的地方就有灵性。那时的我,对奶奶这句话是懵懂的,觉得这个“灵性”有点缥缈,就好像天上飘着的白云,看得见却摸不着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尤其是开始写作之后,我逐渐对奶奶的话有了深刻的理解,觉得“灵性”这个词涵义太丰富了,一时无法用准确的语言来表述它的全意。

奶奶一生命运多舛,她少时父母双亡,中年丧夫,老年丧子。可以说,人生的三大悲哀和世间所有苦楚,她都尝了个遍。就是这样一个人,却坚强地活了八十八岁。奶奶常说:“指人指跑了,靠人靠倒了,万事只能靠自己。”“人敬我一尺,我敬人一丈。”“人要越活越小,不要越活越大。”奶奶一生唯一的舞台,就是我们的村庄,她就靠着这些信念走完了一生,活成了我们家族的灵魂、村里的典范。

奶奶的母亲是南方人,这让奶奶的性情兼具了南方的灵秀和北方的豪迈。她在身体还很结实的时候,就开始准备自己的后事。她为自己做了一件裙子,上面绣着艳丽的花朵。她经常叮嘱我,等她走的时候,一定别忘了给她穿上裙子。因为,只有穿上裙子才会旋转出风来,风会带着她飞到母亲有山有水的故乡,她要去那里与母亲团聚,过美好的生活。在我的心目中,坚韧善良、宽厚通透,一直是奶奶的精神追求,没有想到,在她的内心深处,有山有水的南方,才是她的原乡。

我的一个童年伙伴,因为家里姐妹多,家境贫寒,父母就没让她上学,十八岁时给她招了个上门女婿。没想到,丈夫不到三十岁就意外去世了,剩下她一个人拉扯着俩儿子艰难度日。她四处打工,像个陀螺似的不停地旋转,白天很少在大街上看到她的影子。一个晚上,

我看见她坐在自家门口的石墩上,就走过去跟她打招呼。她笑着跟我说,晒月亮呢。听了她这句话,我不由一阵心酸。她每天早出晚归,晒不到太阳,也只能晒晒月亮了。看着她仰头朝天,一脸的安宁祥和,陶醉在月光之中,我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浅薄。沉重艰难的生活背后,明媚的月光,或许就是她心中的希望吧。

我的一个远房叔叔,想为母亲找一块墓地,就在长满杨树的墓园里来回转悠,转了很久,终于看到一片地方,杨树叶子落在地上整整齐齐地铺排着,没有一片是重叠的。他认为这里就是安葬母亲最好的地方。我好奇地问他,这个地方好在哪里呢?他回答说,平整代表着平稳,母亲命运坎坷,多灾多难,他不企求母亲来世大富大贵,只希望她平平安安。

写作于我是融为一体的生命所在

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小人物,尽管他们的生活遍布泥泞,却不妨碍他们活得坚忍自持而又摇曳生姿。奶奶的裙子、裙子转出来的风、童年伙伴的“晒月亮”、墓园里平平整整没有重叠的树叶,都在我的脑海里闪闪发光,这是多么富有诗意、多么美好的向往。这些轻盈灵动充满飞扬之气的场景,是在书斋之中无法想象到的,它来源于热腾腾的生活,带着湿漉漉泥土的芳香,滋养着我的灵魂,丰富着我的生命。

我一直没有离开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,这也让我的创作经常处于一种自然的状态,就像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,按着季节播种和收获。虽然有时我也会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审视生活,但到了真正开始写作的时候,我又不由自主地转向了参与生活其中的内视角,和笔下的人物一起痛苦着、期盼着、梦想着……乡村是我笔下人物的乡村,更是我自己生命中的乡村。我真切感受到,乡村不仅有迷失,还有持守;不仅有晦涩,还有清澈;不仅有伤痛,还有温暖;不仅有灰暗,还有诗意。写作于我,不是逃离之后的回望,也不是归田养老式的怀旧,而是融为一体的生命所在。

我努力想抵达的理想之境

我小说中的人物,都有家乡人的影子,我像熟悉自己一样熟悉他们。他们的艰难困苦、迷茫彷徨,我都感同身受;他们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,我都参与其中;他们的家长里短、伦理俗常,我都熟稔于心。他们的丰富人性、他们的心灵追求,铺展着新农村的纯朴底色,更呈现出一种精神的流动变迁。写出他们鲜明的、活生生的、有温度、有颜色、有气味的状态,写出他们身上的灵性之光、良善之光、诗意之光,让作品走向深远和宽广,是我努力想抵达的理想之境。

驻足回望,岁月更迭,土地还是那片土地,村庄已不是从前的模样。由于连年干旱少雨,村南那条河虽然瘦了许多,却依然清亮澄澈,像一枚弯弯的新月,在我心间悠悠流淌,成了我小说的源头与归处,或许这就是奶奶所说的“灵性”吧。而从这“灵性”中生发的那些小人物,虽然普普通通、毫不起眼,但在我心里都是美好的。理应有一个村庄,来容纳这份美好。

这个村庄就叫“月亮湾”。

作品赏析·散文

家乡的田野

□朱文红

我的家乡坐落在华北平原西部边缘,是灵寿县东南部的平原地代,也是小麦、玉米的粮食主产区。这片安稳湿润的土地,也是我魂牵梦萦、安放乡愁的地方。

从小到大,我就在家乡的田野里摸爬滚打。一年四季,田野都是我最自由的乐园。初春麦子返青,大地褪去萧瑟,我便去麦田里锄草松土,泥土的清香混着麦苗的青涩,漫入鼻尖。待到麦苗长到小腿那般高,我就会和小伙伴们在漫长的午后,去麦田里弯腰捉虫,田埂上便满是少年的欢声笑语。

盛夏时节,田野又变成了一片金灿灿的海洋,风吹麦浪,满目光流,空气中都弥漫着麦子成熟的香甜。儿时的我,早早参与进夏收的忙碌里,收割、打捆、打场、晾晒,每一样农活都亲身经历。汗水滴落在温热的土地上,也沉淀成最珍贵的儿时记忆,质朴的农耕时光,让

我读懂了土地的宽厚与馈赠。

麦收落幕,田地一刻也不空闲,紧跟着整地、播种玉米。悠长的暑假里,我最爱坐在村口路边乘凉,白日里望着一望无际的田野发呆,到了夜里四下寂静,静下心来,就能听见田野里玉米拔节生长发出的窸窣声,仿佛能听见土地呼吸的声音。

岁月匆匆,走得再远,也走不出家乡的田野。那里,藏着我的童年,藏着逝去的岁月,也藏着我一辈子最深的关切。一草一麦、一垄一田,皆是深情。无论身在何方,家乡的麦浪、田野的清芬,永远在我心头荡漾,成为我此生最温暖的牵挂和最割舍不下的深情。

汗水滴落在温热的土地上,不仅长出了香甜的麦浪,也长出了质朴的乡土文学。作者对于早年在家乡田野上劳动生活的描述言简意赅,文中有愉快的嬉戏……也有现今的牵挂和深情,读来韵味悠长。(点评 武瑞春)

作品赏析·诗歌

望远

□韩振平

静静的夜晚,
我站在阳台望远,
层层叠叠的楼房里灯光斑斓
高架桥上,一束车灯疾驰而闪。
天空中星星几点。

用想象将世界翻转
这不就是儿时山村的夜晚?
浩瀚的银河星光灿烂
一颗流星划过银汉。
农家的灯光几盏

这首《望远》以都市夜景为起点,透过高楼、车灯与稀疏星光,勾勒出出现代城市的疏离感。而“用想象将世界翻转”一句,巧妙地将眼前景象与儿时山村的璀璨银河、农家灯火相连,在时空交错中寄寓深沉的乡愁。全诗语言简净,意象对比鲜明,于静谧中蕴含情感的张力,耐人寻味。(点评 高英英)

那片海

□孟胜利

赶紧珍惜拥有的吧。不要等到,失去了
才后悔。每一滴泪,滴在心上
形成一片湖,被清明的风
吹一吹,碧波荡漾就成了海

一首诗的成功,让人铭记,就在于妙想巧思,打破常规。诗人推开海不写,写当下,写拥有,写珍惜。失去了的,悔恨的泪才是人生浩瀚的海啊。诗带给人的,是醍醐灌顶的冲击!(点评 张建刚)

我与春天只隔一行诗

□张伟力

请跟我来
去与寒冬告别吧
去叫醒躺在课本里的春天
她总是姗姗

走在窗前
三月的桃花羞
迎春还是抢了先
阳光流连在金色的窗帘
轻轻 柔柔
此刻的我正写着诗
如山间的风轻吻叶的温柔
我用笔尖与春天一同呼吸
桌上的白瓷杯盏除了盛满雪花的碎语篇篇
也装着一个故事的开端

举起 干杯
陈酿的香刺穿喉咙进入心肺
像故事不忍却不能改变的结局

《我与春天只隔一行诗》以轻盈笔触勾勒冬春之交的诗意瞬间。诗人邀请读者告别寒冬,唤醒“课本里的春天”,将季节更迭化为一场可感可知的仪式。桃花羞怯与迎春争艳的意象生动鲜活,阳光、窗帘与笔尖的呼吸共同编织出温柔的空间。结尾白瓷杯盏既装“雪花的碎语”又藏“故事开端”,以酒喻春,在微醺的感官体验中传递出对生命循环的欣然接纳。全诗语言流畅,意象清新,在细腻的抒情中完成对春的礼赞。(点评 潼南)